

第41届楚才写作大会特等奖作品展示

“新文化”运动



作者:李梓源
学校:武珞路实验
初级中学
年级:初一
指导老师:江超慧

笔下有星河,心中有山海,用文字留住时光,让自己笔下的故事温暖岁月。

“小美,你能否别玩了?”
“如何呢,又能怎?哥,你就受着吧!”
我怒目圆睁,甩开手中书本,一把夺过妹妹的手机,她则刹那抢过被我丢在一旁的《三国演义》,霎时天昏地暗。
我暗叹一口气,把手机还给妹妹示弱:“把书还我,另外,求你别再说这些网络流行词了!”妹妹嘴角上扬,露出胜利者的姿态,将书递给我,轻挑眉毛,用指甲挑大手机音量,霎时响出一句:“那咋了?”

作为一名“固执”的“守旧派”,与妈妈那场读书守卫战打赢后,我取得了家中“文化”主权,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接受着“横竖撇捺,一笔一划”的书香气息。
可不知何时,这股书香串了味儿。妹妹从网络上带来一堆“新鲜词”,一句“那咋了”可以惹得人哑口无言;说“包的”好似季布(《史记》中的人物——编者注)般一诺千金。这些网络流行语,不仅时尚,更重要的是语境广,运用简单,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一开始我也用这些词语,发现一个“绝绝子”真的比“掌上明珠”来得快;还有“油腻”“佛系”,形象甚至还有点俏皮。

但过了不久,我就受不了了,有点泛滥了。妹妹一口一个“包的”,同学们互相评价着谁是“嘉豪”……我忍无可忍,为了维护家中的“文化”地位,更为了彻底杜绝所谓的流行语,我召集全家发动了“新文化”运动。

家庭会议

妈妈紧急召开了家庭会,郑重商讨究竟应不应该杜绝网络用语。我率先发言:“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呀!你们都没有留意到这些流行语的危害吗?滥用它们,严重地影响了家庭良好氛围,让交流变得非常困难。”

妹妹眼睛一转:“网络用语一来精准,二来简便,三来语气强烈,能很好满足我和同学们高效、有趣、情感强烈的交流需求,这种短平快有什么错?”她还嘟嘟嘴:“再说,我听说圣人不会因外界改变而改变,我不

用记叙文形式包装的一篇议论文,显现一名初一学生在写作体裁过渡时期的融合创新。

文章像一个多幕剧,兄妹俩两套话语系统的交锋,场景麻辣、饱满、生动;“新文化运动”三部曲,交流温馨平等,家庭成员的对话让人物形象能立得起来。

也许有人会觉得争议的结果终究还是“调和”“中庸”。但“新文化运动”的标题提炼,“古诗文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的新异思考,已足够让文章的价值凸现了。

——楚才评审团

作者访谈

李梓源:天生我有辩论欲

有句名言叫“不打无准备之仗”。李梓源告诉记者,参加决选前,他和大家一样做了功课,准备了一些成长类和热点类话题的写作素材备用。但是计划不如变化,现场拿到题目时,他发现素材不贴切,用不上。

这时,他没有自乱阵脚,而是仔细读题,寻找突破口。第二道命题要求围绕网络流行语作文,他脑海里突然蹦出妹妹那句理直气壮的“包的”,那种不屑一顾的傲娇的小表情顿时帮他打开了思路。

结合题目中的提示,李梓源想,“这些网络语言到底该不该用呢?在我们家,不仅我和妹妹会用,爸爸妈妈偶尔也会用,比如在我们取得某项成绩时,妈妈会竖大拇指说‘666’。网络新词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新颖的、恰当的,而不是用来嘲笑或者侮辱他人的。”

想到这里,他突然觉得很有话说,那种“下笔如有神”的感觉就来了。

平时阅读,李梓源有三个层次:一是看,二是思考,三是辩一辩。

“我不是被动地看书,看完后我喜欢主动地想。看到一件事,我会思考它背后的原因;读到一句话,我会思考它的含义;遇到一个场景,我会思考怎样描写才更生动。书中某句话还可能激发我辩论的兴趣,我很想跟作者讨论一番,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这次楚才的题目,正好满足了我‘争论一番’的需求,我便借用我和妹妹的对话呈现出来。”

李梓源阅读鲁迅、余华、莫言等文学大家的作品,阅读《莎士比亚全集》,遇到喜欢的观点会记录下

本版统筹:胡蝶

行了,你为什么不要尝试接受呢?”她又笑笑:“大文豪,受着!”

两个思想一交锋,空气里都含着火药味儿,妈妈笑着说:“懂了,你们俩一个认为流行语过于简便,缺少深度,甚至影响了交流;一个认为流行语突显年轻人个性,并且方便传递,用法简单却又包罗万象。”

爸爸轻轻一笑:“你们俩的想法都不错,但都打动了我和你妈。”他偷瞄妈妈一眼,看见妈妈连连点头,适才道:“不如你们进一步商讨一下,一周以后,再发表看法?”

交流探讨

我一把按住我妹,双眼盯着她,看到她又要张口,赶紧捂住她嘴:“好好说话,行吗?”

她把我挣开,吐了吐舌头:“你真是的,你经常说的那些文绉绉的话,看的古诗文、名著,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呢?为什么非不让我说现在的网络流行语呢?”

也是啊,我喜爱的一个个中华汉字,不也是当时的“流行语”历经千年后的版本吗?如今的网络流行语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我又摇了摇头,自言自语:“《楚辞》里屈原说刚洗完头的人必会掸掉帽上的灰尘,刚洗完澡的人也一定会穿洗干净的衣服。流行语无论如何都出不了这种味道。”

妹妹笑了笑:“啥?什么啊。我虽然喜欢视频,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我还是知道的。”

我若有所思:古时,“话语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现在的网络时代,人人可参与“语言建设”,网络流行语,不就是群众的喜好、群众的智慧吗?

最后表决

“……所以,同意1号提案,即禁止流行语的举手!”妈妈再次主持家庭决议。

无人。
“那,同意2号提案,即可以随意使用流行语的举手!”

所有人无动于衷。
“不是,搞什么呢?”妈妈灰起脸,“都否决?”
我站了起来:“我申请3号提案。”爸爸“嘿”了一声,见妈妈瞪了他一下,连忙“咳咳”两声,说:“文豪呀,又有啥新想法?”

“我和妹妹讨论了很久,我发现流行语和古语、白话文各有价值。流行语可以弥补古语高深、晦涩的缺点,古语的意境又能弥补流行语过于直接、缺少深度的浮浅。二者呈互补之势,新旧交融,更丰富我们的表达。正所谓水水洗足,水清洗洗衣!所以我提议,二者并用并均不滥用!”

“好!”掌声响起。
如果把文学经典比作苍劲大树,那流行语便是树下点缀的花草。二者合和,才是自然生态美景。

标签



作者:熊熙睿
学校:常青第一中学
年级:高三
指导老师:唐敬

修辞立其诚。我们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去写作,顺从自己的内心。

二进制在货架上泛滥,所有的条形码在枪口的灵光一闪下,满面红光。

售货员掉转枪口,把枪的眼睛给了一只豹。
豹的条纹不同于条形码,穿在人身就是一种时尚。

子弹穿墙而过——
只不过穿的是枪膛。然而豹应声倒地,因为标签被撕,所以它出局了。

整个时代找不出一个里尔克。
豹跑得太快,跑得肌理落了一地,跑得非洲大草原反了过来,跑得让整个地球打不上一个标签。

它的猎物是时间。

但它实在跑得太快了,时间都稀薄了。
豹只好失望,在跑出时间之后它再也穿不上一个词,作为标签。

那些虎头豹尾的文章正在肆虐,但它们依旧满足不了豹。

它不再需要一个五彩斑斓的词,于是将豹皮免费捐赠给了人类。
豹的腿被卖出高价,在拍卖会上没有敌手。
谁会不对一双跑出世界的腿垂涎呢?

作品进入评委的法眼,不是因为诗歌的稀缺形式,而是它豹一样的语言变奏,跳跃而利落;是它草原般广阔的关联,让中外诗人、作家、哲人、科学家和作者联想的豹子一起奔跑;是它饱蘸诗的多汁意象与密集典故,在对标签化的解构中重构“标签”这一命题。即便收回回车键,略加扩写,其思维见识、语言表现力、叙事创新性,也让很多成人写手看回“尾灯”。

现代人的生活里,标签如影随形。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打上了条形码,每个人的额头也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它们早已异化为某种精神的枷锁。人们终日在标签里左冲右突,却往往力不从心。

诗人由货架上商品的条形码,联想到豹纹,从豹纹想到里尔克名诗中的“笼中豹”。于是,想象的闸门轰然洞开,一只渴望自由的豹子冲破牢笼,在天地间纵情驰骋……它甚至跑赢了时间,跑出了宇宙,最后“一口咬定世界之外的一只羚羊”。豹过之处,从商业条形码的物化规训,到人类既有语言、哲学、科学的层层桎梏,纷纷崩离析。

如果说古典诗歌多是清澈透明的小溪流,那么现代诗往往是望不见底的深渊。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首诗不好懂。没关系,诗无达诂,只要诗中有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你,触发你的感慨或幽思,那么,你已经读进去了。

——楚才评审团

作者访谈

熊熙睿:一头爱读哲学的“豹”

当别人还在为作文结构费心时,熊熙睿用一首诗,解构了“标签”这个命题。

他的《标签》让评委惊叹——不是因为它是一首诗,而是那“豹一样的语言变奏”,跳跃、利落,在密集意象中撕开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哲学的滋养,让他看得更深。

神奇的想象和深刻的思考,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两者会越来越合而为一,到了高中,达到一个小高峰。当熊熙睿以一首充满现代意象和玄学味道的诗歌完成一个几乎是哲学命题的思考时,楚才评委们被惊到了。

像猎豹一样追踪意象,与词语一起疯狂跳跃,大量陌生化和悖论化的修辞,有张力的句式……指导老师唐敬形容熊熙睿像一个“安静的织锦人”——看起来不声不响,但下笔时能把细碎的观察、阅读的积淀和内心的思考,一点点织成细密而有光泽的纹理。

熙睿爱读哲学书,特别是偏精神分析的哲学书。
“我的启蒙是从谢林的《近代哲学史》开始的,后来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小逻辑》,然后就是拉康的《研讨班》,齐奥朗的《站在痛苦之巅》《苦论》这些。”哲学,让他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理解得更深刻。

看到《标签》这个题目的一刻,熊熙睿自然想到现代人的生活里,标签如影随形。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打上了条形码,每个人的额头也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它们早已异化为某种精神的枷锁。人们终日在标签里左冲右突,却往往力不从心。

“每年‘楚才’,都会有一些看起来极简约的两三个字的题目,我就看中了这种类型的命题,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创作灵感来自欧阳江河的《黄山谷的豹》,思路嘛,起了

豹从死亡中跑了出来,规避了词对在场的谋杀。但它还是难逃一死,现在没有人能看见它,更没有人记住它。
在奔跑的兄弟中,它成功逃亡,以咫尺天涯的优势胜出。

它已经快到无法被麦格芬捕获了。
豹掉头就跑,转身跑进了春暖花开的大海,一脸条纹,向人群发出阵阵咆哮。
然后跑进寺庙,问有没有一个高僧叫作济慈?在莱茵河畔让荷尔德林朝自己开枪,一头撞出了一首十四行诗。
比E·M·齐奥朗更孤独,被拉康用手术刀暴力切割。

但没有切下来一块滚刀肉。

豹因为太快,光滑无比。
所有的手电筒向它打去,也照不出一根毛。
豹的铁血让它愤怒了,它一口吞下了一个违反牛顿第三定律的悖论。
豹张开血盆大口,开始吞云吐雾。
但它的尖牙利齿太过锋利,竟把罗伯·格里耶嚼得渣都不剩。
就算饶舌的乔伊斯也目瞪口呆。
半天吐不出一个词。

豹在相对论中把整个时空都弄得滞后了。
对它来说,汉谟拉比法典的渊源或许具有某种劣根性。
豹把它自己的心脏吐了出来,安到人间炼狱里。
真是没安好心。

站在北极点和豹赛跑,不要妄想有任何一种修辞,能够续写乌龟击败兔子的童话。

豹已经孤独求败,站在珠穆朗玛峰之巅俯瞰泰山,众生皆小。

就算豹倒着时间跑,倒着地球自转跑,倒着东升西落跑,也依旧没有一个标签能入它的法眼。

于是我就把标签安到了自己身上,和豹同性相斥,坐地日行八万里。

谁爱要标签谁要吧,豹说。
说完,一口咬定世界之外的一只羚羊。

个头就很顺畅地写下去了。”

当代“玄学诗人”欧阳江河,被熊熙睿视为“师傅”,两人有过交流、交集。在《黄山谷的豹》中,欧阳江河深感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之可怜,失去了豹子身上崇高的、有原始性的、神话般的召唤性力量。

熊熙睿重拾“豹变”意象,就是让想象的闸门轰然洞开,一头渴望自由的豹子冲破牢笼,在天地间纵情驰骋……它甚至跑赢了时间,跑出了宇宙,最后“一口咬定世界之外的一只羚羊”。豹过之处,从商业条形码的物化规训,到人类既有语言、哲学、科学的层层桎梏,纷纷崩离析。

像“师傅”欧阳江河喜欢记笔记一样,熊熙睿也喜欢在灵感来的时候,随手记录到自己的笔记本里。突现的灵感一闪,不加打磨,很混乱,但活力洋溢,“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是灵感来源,能否捕捉到,在于平时的爱思和反思。”熊熙睿说。

这一点让唐敬印象深刻。他评价:熊熙睿在学习上属于那种“沉得住气又放得开手”的类型。课堂上他不是最活跃发言的那一个,但一定是思考最深入的那一个。他对语言有一种天然的敏感,作文很少套用现成的结构,而是习惯从一个切口进入,写出属于自己的逻辑与温度。

熊熙睿相信:修辞立其诚,诚心写作,文从心就好。当想象的闸门洞开,一头豹便能冲破牢笼,跑赢时间。这就是诚心写作的力量。

唐敬解释说,写作的意义,是为了把自己的观察、困惑、喜悦和思考,变成可以被看见、被理解的东西。“当一个孩子相信自己的表达是有价值的,他的文字才会真正有力量。”

(采写:周勤)

推荐词

推荐词